



海 明 威 文 集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李育超 等译

Hemingway

海 明 威 文 集

老人与海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李育超 等译

Ernest Hemingwa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据 Heritage Publishers 2007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与海/(美)海明威(Hemingway, E.)著;李育超,于晓红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海明威文集)
ISBN 978-7-02-009551-3

I. ①老… II. ①海… ②李… ③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
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4343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 政 编 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3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插页 2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51-3
定 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次

老人与海	001
弗朗西斯·麦考博稍纵即逝的幸福生活	071
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	110
雨中的猫	140
白象似的群山	144
一天的等待	151
在密歇根北部	155
印第安人营地	161
一个很短的小故事	167
今天是星期五	170
平庸的故事	175
一个干净、光亮的地方	179
一次简单的询问	185
翻江倒海	189
向瑞士致敬	195
好狮子	212
忠贞的公牛	216
一个非洲故事	219

一个世上的男人	233
我想凡事都会勾起你的一些回忆	239
附一: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书面发言稿	246
附二:海明威作品目录	248
附三:海明威生平年表	251

老人与海

他是个老人，独自驾一条小船在湾流^①中捕鱼，这回连续出海八十四天，一无所获。头四十天，有个男孩跟着他。不过，一连四十天都没捕到鱼，男孩的父母就对孩子说，这老头如今晦气到家了，真是倒霉透顶，于是，男孩照他们的吩咐上了另一条船，头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很棒的鱼。男孩见老人天天空船而归，心里很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来的钓线，或是鱼钩、鱼叉，还有缠在桅杆上的船帆。那船帆用面粉袋打了几个补丁，收拢起来真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

老人瘦骨嶙峋，颈背上刻着深深的皱纹。他的两颊有着褐色的斑块，是阳光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射造成的良性皮肤病变。褐斑从上到下布满面颊的两侧，他的双手由于常用钓线拖拽大鱼，勒出了很深的疤痕。可是，这些伤疤没有一处是新的，和没有鱼的沙漠里风雨侵蚀留下的痕迹一样古老。

他浑身上下都显得很苍老，只有那双眼睛，和大海是一样的颜色，看上去生气勃勃，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① 这里指墨西哥湾暖流，是大西洋上重要的洋流。起源于墨西哥湾，经过佛罗里达海峡，沿着美国的东部海域和加拿大纽芬兰省向北，最后跨越北大西洋通往北极海。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男孩对他说，“我又能跟着你了。我们家挣到了一点儿钱。”

老人教会了这男孩捕鱼，男孩很敬重他。

“算了，”老人说，“你遇上了一条走运的船，还是待下去吧。”

“不过，你总该记得，有一回你一连八十七天都没捕到鱼，后来连续三个星期，我们每天都捕到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吃不准才离开我的。”

“是爸爸让我走的。我是孩子，总得听他的。”

“我明白，”老人说，“这很在理。”

“他不大有信心。”

“是啊，”老人说，“可是我们有，对吧？”

“对，”男孩说，“我请你去露台饭店喝杯啤酒，然后咱们把这些东西带回家。”

“那敢情好，”老人说，“都是打鱼的嘛。”

他们坐在露台上，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气恼。还有些上了年纪的渔夫望着他，为他感到难过，但他们并没有表露出来，只是说些客套话，谈谈海流，说说钓线入水的深度，接连的好天气，以及各自的见闻。当天有收获的渔夫都已经回来了，他们把大马林鱼剖开，整个儿横排在两块木板上，两人各抬着木板的一头，踉踉跄跄地一路走去送到收鱼站，在那儿等着冷藏车把鱼运往哈瓦那的市场。捕到鲨鱼的已经把鱼运到了海湾另一头的鲨鱼加工厂，吊在滑轮上，除去肝脏，割下鱼鳍，剥掉外皮，把鱼肉切成一条条的准备腌起来。

一刮东风，就会有一股腥味从鲨鱼加工厂飘过海港，吹送到这里来；不过，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因为风转为朝北吹，后来又渐渐停了，露台上阳光煦暖，令人感到惬意。

“圣地亚哥。”男孩唤了一声。

“哦。”老人应道。他正握着酒杯，回想好多年前的事儿。

“要不要我去弄些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

“不用了。打棒球去吧。我还能划得了船，罗赫可以帮忙撒网。”

“我想去。就算不能跟你一块儿捕鱼，我也想帮点儿忙。”

“你请我喝了杯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你头一回带我上船，我有几岁？”

“五岁，那天你差点儿就没命了。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到船上，它险些把船撞个粉碎。你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一个劲儿地拼命拍打，坐板都被撞断了，还有用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猛地把我推到船头，那儿搁着一卷一卷的钓线，湿淋淋的，我感到整条船都在颤抖，还听见你在用棍子打鱼，那声音就跟砍树一样。我觉得浑身上下都有一股甜丝丝的血腥味儿。”

“你是真记得那回事儿，还是听我说的？”

“打咱们头一次一块儿出海那时候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

老人用他那双被阳光灼刺过的眼睛打量着他，目光坚定而又充满慈爱。

“如果你是我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去碰碰运气，”他说，“可你是你爸妈的孩子，而且你还搭上了一条走运的船。”

“我去弄些沙丁鱼来吧？我还知道上哪儿能搞来四个鱼饵。”

“我今天还有剩下的。腌在盒子里了。”

“我给你弄四个新鲜的吧。”

“一个吧。”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一刻也不曾丧失，此时在微风的吹拂下又鲜活地涌动起来。

“两个。”男孩说。

“那就两个吧，”老人同意了，“不会是偷来的吧。”

“我倒想去偷，”男孩说，“不过，这是我买来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的心思很简单，压根儿不去想自己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如此谦卑。他知道自己变得谦卑起来，而且知道这并不丢脸，也无损于真正的自我尊严。

“看这海流，明天会是个好天气。”他说。

“你要去哪儿？”男孩问。

“到好远的地方，等到风向转了再回来。我打算不等天亮就出海。”

“我想办法让船主到远处打鱼，”男孩说，“这样，要是你捕到了一个很大的家伙，我们可以赶去帮忙。”

“他可不愿意在太远的地方捕鱼。”

“是啊，”男孩说，“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比方说一只正在捕鱼的鸟儿，这样我就能让他去追踪鲯鳅。”

“他的眼睛有那么糟吗？”

“差不多全瞎了。”

“这可怪了，”老人说，“他从来没捕过海龟，那才毁眼睛呢。”

“可你在莫斯基托海岸捕了好多年海龟，眼睛照样好好的。”

“我是个不一般的老头儿。”

“你还有力气对付一条非常大的鱼吗？”

“我想还有。再说我还有不少窍门儿呢。”

“咱们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吧。”男孩说，“这样我就可以拿渔网去捕沙丁鱼了。”

他们从船上拿下捕鱼的家什。老人肩上扛着桅杆，男孩提着木盒，里面装着一卷卷编织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线，还有手钩和带柄的鱼叉。盛鱼饵的盒子放在船尾，边上有根木棍，用来制服被拖到船边的大鱼。没人会偷老人这些家什。不过，船帆和沉甸甸的钓线最好还是拿回家，露水对它们可不大好。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人

不会来偷,可还是觉得,把手钩和鱼叉留在船上,让人产生非分之想,大可不必。

两人顺着大路来到老人的棚屋前,从敞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裹着船帆的桅杆靠在墙上,男孩把盒子和其他用具搁在旁边。那桅杆跟这个单间的棚屋差不多一样长。棚屋是用王棕的坚韧苞壳盖成的,当地人称之为棕榈^①。棚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泥地上还有一块地方可以用木炭烧火做饭。棕褐色的墙面是用纤维结实的棕榈叶子压扁、层叠而成,上面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还有一幅《科伯圣母图》,都是他妻子的遗物。原先,墙上还挂着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片,因为一瞧见那照片就让他感到孤单,他就取下来,放在屋角的搁板上自己那件干净的衬衫底下。

“有什么吃的?”男孩问。

“一锅黄米饭和鱼。你想吃点儿吗?”

“不了,我回家去吃。要我帮忙生火吗?”

“不用。等会儿我自己来。也许就吃冷饭了。”

“我把渔网拿走好吗?”

“当然喽。”

其实根本没有渔网,男孩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渔网给卖掉的。不过,他们每天都要装模作样地走一遍过场。一锅黄米饭和鱼也是编出来的,男孩心里也明白。

“八十五是个幸运数字,”老人说,“你想不想看我带回来一条鱼,去掉内脏净重还有一千多磅?”

“我去拿渔网捕沙丁鱼。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可好?”

“好吧,我有昨天的报纸,可以看看棒球的消息。”

^① 王棕是加勒比海一带特产的特大棕榈树,在古巴称作 guano(西班牙语)。

男孩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否也是纯属编造。不过，老人真的从床下拿出了报纸。

“佩里科在酒馆^①里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弄到沙丁鱼就回来。我把你的和我的放在一起，用冰镇着，明天早上分着用。等我回来，你可以给我说说棒球的消息。”

“扬基队不会输的。”

“可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对扬基队要有信心，孩子。别忘了大名鼎鼎的迪马吉奥。”

“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获胜。”

“当心点儿，要不然，你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要担心啦。”

“你好好看吧，等我回来给我讲讲。”

“你看我们是不是该去买张末尾是 85 的彩票？明天是第八十五天。”

“行倒是行，”男孩说，“可你的伟大记录是八十七天，这怎么说？”

“不会有第二次了。你看能搞到一张末尾是 85 的彩票吗？”

“我能订一张。”

“一张，要两块五，能向谁借到这笔钱呢？”

“这个容易。两块五我总能借到手。”

“我觉得没准儿我也能借得到。不过，我尽量不借钱。先借钱，后讨饭。”

“穿得暖和点儿，老爷子，”男孩说，“别忘了，这可是九月份。”

“正是大鱼上钩的时候，”老人说，“五月份人人都能当个好渔夫。”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

“我现在去捉沙丁鱼了。”男孩说。

男孩回来的时候，老人正在椅子上安睡，太阳已经西沉。男孩从床上拿过那条旧军毯，铺在椅背上，盖住老人的双肩。这副肩膀不同寻常，尽管非常老迈，却依然强健有力，他的脖子也仍旧壮实得很，而且当他睡着的时候，脑袋向前耷拉着，皱纹也不大明显了。他的衬衫打过好多次补丁，弄得像他那张船帆一样，被太阳晒得褪了颜色，深浅不一。老人的头颅非常苍老，闭上眼睛的时候，面庞上没有一丝生气。那份报纸摊在他膝盖上，靠他一条胳膊压着，才没有被晚风吹走。他赤着双脚。

男孩撇下老人走了，等他回来，老人还在睡着。

“醒醒，老爷子。”男孩说着，把一只手搭在老人的膝盖上。

老人睁开眼睛，一时神情恍惚，仿佛刚从遥远的地方回过神来。接着他笑了笑。

“你弄到了什么？”他问。

“晚饭，”男孩说，“咱们吃饭吧。”

“我还不大饿。”

“来吃吧。你可不能光打鱼不吃饭啊。”

“我倒是这么干过。”老人说着站起身来，拿起报纸折好，然后开始动手叠毯子。

“把毯子围在身上吧，”男孩说，“只要我活着，就不能让你空着肚子去打鱼。”

“那就活得长长的，照顾好自己。”老人说，“咱们吃点儿什么？”

“黑豆米饭，油煎香蕉，还有炖菜。”

饭菜盛在双层金属饭盒里，是男孩从露台饭店拿来的。他口袋里装着两副刀叉和汤匙，每副都包在餐巾纸里。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饭店老板。”

“我得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他了，”男孩说，“你用不着去谢了。”

“我要把一条大鱼肚子上的肉给他，”老人说，“他这样帮助咱们不止一次了吧？”

“我想是这样。”

“这样的话，除了鱼肚子上的肉，我得给他点儿别的什么。他很关照咱们。”

“他还送了两瓶啤酒呢。”

“我最喜欢罐装啤酒。”

“我知道。不过这是瓶装的。哈图伊牌，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呢。”

“你真是太好了，”老人说，“咱们开始吃吧？”

“我一直在招呼你吃啊，”男孩轻声说，“我想等你准备好再打开饭盒。”

“现在我准备好了，”老人说，“我只是需要点儿时间洗一洗。”

你在哪儿洗呢？男孩想。村里的供水站在路那头，隔了两条街。我得替他搞些水来，男孩心想，还有肥皂和一条好点儿的毛巾。我怎么这么粗心呢？我得给他弄来一件衬衫，一件过冬的外套，还得弄双什么鞋子，再来条毯子。

“你拿来的炖菜好吃极了。”老人说。

“给我讲讲棒球赛吧。”男孩请求道。

“我说过，在全美职业棒球联赛中，扬基队所向无敌。”老人高兴地说。

“今天他们输了。”男孩告诉他。

“这不要紧。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又恢复常态了。”

“他们队里还有其他人啊。”

“那是当然。不过，有了他就大不一样。在另一场联赛中，布鲁克斯队对费城队，我绝对看好布鲁克斯队。可我还忘不了迪克·西斯勒和老公园^①里那些漂亮的击球。”

“那种好球再也见不着了。我见过的击球，数他打得最近。”

“你还记得过去他经常到露台饭店来吗？我很想带他去捕鱼，可我胆子小，不敢开口。所以我让你去说，结果你也太胆小了。”

“我记得。那真是大错特错。他可能会跟咱们一起去的。那样的话，咱们一辈子都会记得这档子事儿。”

“我很想邀上大名鼎鼎的迪马吉奥去捕鱼，”老人说，“听人说，他父亲也是个打鱼的。兴许他过去和咱们一样穷，能跟咱们说得来。”

“顶呱呱的西斯勒的爸爸从来没有过过穷日子，他——我说的是他爸爸，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就在大联赛里打球了。”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在一条去往非洲的横帆船上当普通水手了，黄昏的时候还在沙滩上见到过狮子呢。”

“我知道。你跟我说过。”

“咱们是说非洲的事儿，还是聊棒球？”

“我觉得还是聊棒球吧，”男孩说，“给我说说大名鼎鼎的约翰·J·麦格劳的事儿吧。”他把 J 说成了霍塔。

“早先他也常到露台饭店来。不过，酒一下肚，他就变得很粗鲁，出口伤人，不大好相处。他满脑子都是赛马和棒球。至少他的口袋里老是揣着赛马的名单，在电话里动不动就提到赛马的名字。”

“他是个了不起的经理，”男孩说，“我爸爸认为他是最棒的。”

^① 指费城的希贝公园，那里曾是费城棒球比赛的重要场地。

“那是因为他上这儿来得最多，”老人说，“如果杜罗彻年年继续到这儿来，你爸爸就会认为他是最了不起的经理了。”

“说真的，谁是最能干的经理，卢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我觉得他们不相上下。”

“可最棒的渔夫是你。”

“别这么说。我知道还有更棒的。”

“哪里啊^①，”男孩说，“好渔夫是不少，有的非常棒。可你是独一无二的。”

“谢谢你。真让我高兴。我希望不要来一条太大的鱼，证明我们都错了。”

“只要你还像自己说的那样强壮，就没有什么鱼能把你打垮。”

“我也许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壮实，”老人说，“可我有不少诀窍，而且还有决心。”

“你该上床睡觉了，这样明天早晨才能精力充沛。我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饭店。”

“那就晚安喽。早上我去叫醒你。”

“你就是我的闹钟。”男孩说。

“年岁是我的闹钟，”老人说，“老家伙们干吗醒得那么早呢？难道是为了让日子更漫长？”

“我不知道，”男孩说，“我只知道年轻人睡得晚，睡得死。”

“我会记得的，”老人说，“到时候我去叫醒你。”

“我不愿意让他来叫我，好像我不如他似的。”

“我明白。”

“好好睡吧，老爷子。”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

男孩走了出去。刚才两人已经黑灯瞎火地吃了饭，老人摸黑脱了裤子上床去睡。他把裤子卷起来当枕头，里面塞着那张报纸。然后，他把自己裹在毯子里，睡在弹簧垫上铺着的另一些旧报纸上。

他不一会儿就酣然入睡了，梦见了自己小时候去过的非洲，长长的金色海滩和白色海滩，白得刺眼，还有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如今他每天夜里都梦见自己生活在那道海岸边上，在梦里听见海浪的轰隆声响，看到当地的小船乘风破浪。在睡梦中，他闻到甲板上的柏油和麻絮的味道，还有清晨陆地上的微风带来的非洲的气息。

通常，他一嗅到陆地上的微风就会醒来，然后穿上衣服去叫醒男孩。不过，今夜那微风的气息来得很早，睡梦中他知道时候还早，就继续停留在梦里，看着一个个岛屿上的白色山峰从海面上升起，接着还看到加那利群岛形形色色的港湾和锚泊地。

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重大事件，不再梦见大鱼、打架、力量角逐，也不再梦见他的妻子。他如今只梦到一些地方，还有沙滩上的狮子。狮子在暮色中像小猫一样嬉戏着，他喜爱狮子如同他喜爱那个男孩。他从来没有梦见过那个男孩。他就这么醒了，从敞开的门望出去，看着月亮，摊开裤子穿在身上。他在棚屋外撒了尿，然后顺着路走去叫醒男孩。清晨的寒气让他直打哆嗦，不过他知道，哆嗦一阵之后就会感到暖和，等会儿就要去划船了。

男孩家的房门没有上锁，他推开门，光着脚悄悄走了进去。男孩睡在外间的一张帆布床上，借着残月透进窗子的微光，老人把他看得清清楚楚。老人轻轻握住男孩的一只脚，直到他醒过来，翻了个身看着老人。老人点点头，男孩从床边的椅子上拿过裤子，坐在床上穿起来。

老人走出门，男孩在后面跟着。他很困，老人搂住他的肩膀，说：“真抱歉。”

“干吗这么说①，”男孩说，“男子汉就得这样。”

他们顺着路朝老人的棚屋走去，一路上，男人们扛着桅杆，光着脚在黑暗中走动。

他们走进老人的棚屋，男孩拿起装在篮子里的几卷钓线，还有鱼叉和鱼钩，老人把船帆的桅杆扛在肩上。

“你想喝点儿咖啡吗？”男孩问。

“咱们先把渔具放到船上，然后再去喝。”

在一个大清早就向渔人供应早餐的小馆子里，他们用炼乳罐喝起咖啡。

“你睡得怎么样，老爷子？”男孩问。他已经渐渐清醒起来，尽管要完全摆脱睡意还是不容易。

“我睡得很好，马诺林，”老人说，“我今天很有信心。”

“我也是，”男孩说，“现在我得去拿咱们俩要用的沙丁鱼，还有你的新鲜鱼饵。他自个儿拿我们的渔具，他从来不要别人帮忙。”

“咱们不一样，”老人说，“你才五岁的时候我就让你拿东西了。”

“我知道，”男孩说，“我马上就回来，你再喝杯咖啡吧。我们在这儿可以赊账。”

他走了，光脚踩在珊瑚岩上，朝存放鱼饵的冷库走去。

老人慢悠悠地喝着咖啡。这是他一整天的吃喝，他明白应该喝下去。好久以来，吃东西让他感到厌烦，他从来不带午饭。船头有一瓶水，那就是他一天里唯一的需求。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